

环球时报社◎著

真话中国

A TRUTH-SPEAKING CHINA

环球时报社评2012·下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环球时报社◎著

真话中国

A TRUTH-SPEAKING CHINA

环球时报社评2012·下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话中国:环球时报社评. 2012. 下 / 环球时报社主编.

—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3. 2

ISBN 978 - 7 - 5115 - 1629 - 9

I. ①真… II. ①环… III. ①时事评论 - 中国 - 文集

IV. ①D609. 9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20906 号

书 名:真话中国:环球时报社评. 2012. 下

作 者:环球时报社

出 版 人:董 伟

责任编辑:鞠天相 韩 莹

封面设计:阮全勇

出版发行: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100733

发行热线:(010)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(010)65369530

编辑热线:(010)65369514

网 址:www. peopledailypress. 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400 千字

印 张:32. 75

印 次: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115 - 1629 - 9

定 价:68. 00 元

编辑说明

作为环球时报的重要特色,环球时报社评的核心竞争力优势突出,品牌价值日益凸显。一直以来,在环球时报“解读复杂中国,报道多元世界”的办报理念指引下,环球时报社评以明辨是非为原则,用对应现实、对应心灵的“真话”,触及敏感话题,解读复杂中国,表达主流观点,阐释中国立场。其独树一帜的评论风格,被誉为中国民间舆论的代表性声音。

环球时报 2010 至 2011 年 4 月的部分社评曾由科学出版社以主题分类的方式,出版成书《讲真话的中国:环球时报社评精选(2010 - 2011)》。为了突出环球时报社评的史料价值,现将自 2009 年 4 月创办环球时报社评以来的社评文章一并按年份为序,重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。在此对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,深表谢意。

为增加一个了解环球时报社评的视角,本次出版收入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讲真话的中国》一书中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米博华的序言《聚众人智慧,成一家之言》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序言《环球时报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》。此外,胡锡进还为此次出版再次写序《微博时代的环球时报社评》,相信会给读者朋友阅读、理解环球时报社评以参考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2012 年 8 月

聚众人智慧,成一家之言

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米博华

作为一个新闻评论工作者,对报纸上的楷体字往往有特殊的敏感。近一年,开始注意《环球时报》(下称时报)刊发的楷体字——“社评”。一家报纸能够不间断地发表社评,没有足够的办报经验和高度职业化的团队,是很难做到的。

也许是因为职业关系,对评论作品比较挑剔。正如经常鉴赏佳茗,一般茶品很难得到首肯。往往从那些“不容置疑”的论点中看出大可置疑的破绽,从那些高头讲章中发现跑风走气的漏洞。有时,会拿出笔来,在已见报的言论作品中,删去多余的废话。当然,在看到好作品时,不禁两眼发亮,脉动加速,含玩不已;甚至剪贴下来,学习观摩。

时报的社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社论的看法,这与时报反映民间声音的定位有关。时报是有影响力的报纸,但不是机关报;是解读世界和中国对外行为的媒体,但不是外交机构。它是以民间声音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张报纸。这样的定位赢得了游走于官方和民间的广阔空间。它可以着正装,也可以穿短衫;它可以很“外交”,也可以免去客套。嬉笑怒骂,多是聊备参酌的意见;咳唾成文,又未必不是政策的宣示。这恰好弥补了中国报纸长久以来的一个缺位,也因之获得滋生发荣的机会。这里说的改变了人们对社评文体的看法,是指从话题的设置到内容的拓展,从体裁的选择到语言的表达,完全可以不拘一格。时报的社评,没有多少自缚手脚的约束,没有多少瞻前顾后的顾虑,没有多少抄袭成例的拘谨。当然,时报的立场始终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责任,不在舆论场上随波逐流,这一点从不含糊。它是以特殊方式和极富个性的表达,反映中

国人的立场,传播中国声音。

从新闻业务角度讲,时报的社评有不少值得学习之处。

在很多情况下,政论家和政治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,处理问题的方式迥异。政论家重说理,是非曲直必呈现于文章;政治家重实务,趋利避害中必计较得失损益。因而,也就有了“只做不说,多做少说,不说不做,少做大说”等等的选择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,实务的思维方式也许并不为政论家所理解;反之,激扬文字也未必能够解决棘手的问题。这是办报的难处。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与我多次探讨舆论导向等等问题,比如,这样的选题是否太过敏感,那样的表达是不是犯忌。其实,许多专业话题非我知识所及,提不出太好的意见。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,似乎没有什么话题是绝对禁区,问题在于说些什么,怎样去说。作者的立场决定选题的方向和分析问题的角度,这不能回避也无法隐藏。无论多么复杂的情况,无论多么敏感的话题,我们必须郑重回答:讨论这样的话题,阐明这样的立场,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利益,是否有利于发展的大局。如果“是”,那就不应该有什么不安。领导和读者都会看明白作者立论的出发点。立场不对,即使最精妙的“春秋笔法”也站不住脚。时报的社评并非篇篇完善,但是它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,那就是热爱祖国、维护正义、追求进步。光靠这个未必都能干得漂亮,但没有这个,绝对难以立足。

聚众人智慧,成一家之言,是所有有成就政论家的独特本领。即使是李普曼这样的奇才,旗下也少不了庞大的智囊团队。时报的社评之所以能在策划和见识方面高出一筹,有赖于开门办报的运作方式。锡进同志和我谈,社评创作依靠两个资源,一是编辑们讨论,二是听取专家意见。之后,改写定稿。这和我们习惯的领导出题,编辑撰稿,主任改稿,总编定稿的创作流程有很大不同。显然,“发散式”比“直线式”,更符合思想产品创作的规律。人民日报“任仲平”文章的创作机制也大体如此。有人说,评论家应该很专业,擅长理论思维;评论家有时也很业余,因为评论所涉及的知识和内容,评论家未必了解。“一切都评”的评论家很为读者所诟病。经验告诉我们,评论家必须广泛收集各类信息,尤其重视向专家学习请教。评论家不必也不大可能掌握从天体物理到对冲基金,从税制改革到动物保护等多学科多方面知识,但评论家必须从政治的视角辨析是

非,阐明立场,纠弹谬误,宣示观点,给出科学的思想方法,给出解读新闻的正确思路。

没有立场的对峙,没有观点的交锋,也就没有评论的魅力。时报的评论大多与国际舆论斗争有关,尤其是本书“大国博弈”篇里的“文攻”,多有精彩的对局。大国博弈不会停止,也不可回避,在国际大家庭中我们不会永远是默不作声的一员。时报在这方面担当了重要的角色,几乎在所有涉华问题上都直面论辩对手,直击谬误的观点。虽然在情势峻急之下,不计辞色的尖厉,不掩郁闷的心情,直率地道出中国人的心声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外交工作折冲甚至转寰的空间。从评论业务角度讲,驳论也是最富激情、最具挑战的一种工作状态。寥寥数语,揭破骗局;短短数行,是非立现,不亦快哉!时报应保持发扬这种风格。当然,在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,中国会面临更多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,我们应该表现出足够的从容、理性和谦虚,充分展示维护世界和平,促进和谐发展的善意,展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的形象。

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·奈说,“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取优势。但在信息时代,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(或非国家组织)。”这显然有些夸张,但也不无道理。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被弄得狼烟四起,固然有内在原因,但也确实有西媒的“忽悠”能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国际话语权这个话筒要抢,国际舆论这场舆论仗我们要应。时报社评初试已见锋芒,日后亦必大有可为。

是所望焉,谨序。

2011年4月

《环球时报》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

胡锡进

(一)

总编辑长期做报纸社评的主笔,这种情况很少见,我就成了这样的特例之一。我为此挺惭愧的,我这样每天做评论员应该做的事,说明我不是个好领导,丢了该做的“正业”。

形成这个局面很偶然,也很无奈,是被“逼”出来的。我是大约从2010年春季开始参与环球时报社评直接写作的。在此之前,我只敲定题目,审读最后的成稿,但主管社评的丁刚同志离开环球时报,打乱了我们的工作。丁在环球时报广受尊重,所有人都叫他“丁老师”,他要出国另有重任,大家都慌了。没有人能接替他,我作为总编辑只好咬牙亲自上阵,详细修改每一篇文章,由于起草社评的同志都很年轻,修改的文字量很大,逐渐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操作机制,也意外形成了新的思辨角度和语言风格。

时至今日,社评的操作模式大致定型。每天上午,社评编辑与我共同协商形成社评题目和文章的基本思路,之后,负责社评的编辑开始打电话,向一些专家询问他们就社评话题的观点和看法,到了晚上,编辑将各种看法归纳在一起交给我,有时编辑还写成文章草稿。我会阅读编辑准备的各种材料,包括专家的意见,然后我本人和这名编辑一起撰写社评,我口述,编辑在电脑上记录。他们不是一般的记录,而是一边记录我的话,一边根据他们白天围绕这个话题掌握的各种信息,修正我的看法,指

出我的话和专家的意见有什么冲突,或者与他们了解的情况有什么别的出入。由于这名编辑经常要换,他是否对这个话题准备得更充分,是否会对我的口述做出有说服力的修正,对社评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。

社评写出后,这名编辑要立即把成稿传给几名专家,征求他们对社评观点直到文字的具体意见。这样能给我们做第一读者的专家,至今已发展到近百名,每天参加进来的不少于2名,他们包括王缉思、房宁、汪晖、丁刚、潘维、崔之元、张维为、金灿荣、张颐武、楚树龙、王逸舟、彭光谦、杨恕、李希光、喻国明、殷罡、陶文钊、贾庆国、傅梦孜、袁鹏、吴心伯、孙哲、杨伯江、吴怀中、冯昭奎、李伟、宿景祥、丁一凡、何辉、唐岚、蔡佳禾、倪峰、喻晓秋、张胜军、陈先奎、朱锋、周立、李国祥、王林昌、吕超、张链瑰、易宪容、张召忠、戴旭、沈丁立、徐以骅、胡岩、庚欣、张军、何伟文、何茂春、周世俭、刘江永、王帆、余万里、杨帆、闻一、杨承军、王少普、张祖谦、高祖贵、李伟建、江时学、吴白乙、黄大慧、高洪、李彬、李绍先、刘军红、梅新育、倪乐雄、朴键一、王小东、宋晓军、时殷弘、郑凤田、郭浩、寒竹、贺文萍、樊吉社、翟崑、谭亚玲、闫小波、刘冲、曹黎明、刘洪玉、雷家骕、张燕生、张立平、雷少华、达巍、赵可金、沈逸、吴冰冰,等等。

看看这些专家的名字,就会发现,他们来自中国思想界的各个领域,所处的地方也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,他们的研究面几乎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,以及这个世界的各个层面。他们给我们提出大量意见,编辑记录下这些意见,我会认真看。这些意见我们虽没有全部采纳,但每天都会采纳一部分,有时甚至根据反馈意见对文章做重大修改。因此,环球时报社评虽然由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撰写,但它的每一篇都容纳了来自全社会的大量思想,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,甚至可以说,环球时报社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。

(二)

一些知识分子喜欢用“左派”,甚至用“民族主义”的标签来概括环球时报以及社评的倾向。我个人觉着中国现在对“左”、“右”的划分是混乱的,通常被称为“右”的那些人,很多言行非常“左”,有很强的“革命者心

态”。如果硬要贴个标签,我们愿意称自己为“实事求是派”。我们愿意为中国的主流社会、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代言,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样做,态度很真诚,我们反对哗众取宠,将少数人的意见硬说成社会公众的意见。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和实际影响力这些年不断上升,它已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,它印证了我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,我们为中国社会代言不是一句口号。

环球时报的写作风格是逐渐形成的,它的形成动力就是我们对实事求是的追求,是我们讲真话的愿望。我们想说什么样的真话呢?我想,最大的一句真话是: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。如果把环球时报所有社评加在一起当成一篇文章来读,这句话可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。我认为这的确是一句真话,而且是被舆论场常常忽略的一句真话。我们经常读一些评论,很多写得非常精彩,观点也很鲜明,价值观尤其鲜明。其中一些广泛流传互联网的文章,包括一些报纸的社论,时效很快,针对的事情非常具体,论点很尖锐。在拜读这些评论的同时,我们也感觉到它们同我们带着世界观感回望中国时的感受,有不一致的地方。

我们提出要“站得更高些”,而所谓“站得更高”,就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,发现其中被忽略的事实,以及从单一角度不可能感受到的别样情绪。我喜欢打一个比喻,我们写一条河,这条河的真实是什么呢?一个船夫驾船激流勇进时,看到了惊涛骇浪的河。一个人坐在山头,看到了大河在山间的蜿蜒东去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写河上浪花滚滚的断面,写不同渔夫的独特感受。他们没有错,这些写作呈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,以及各种痛苦和纠结。但环球时报挂“环球”之名,就要站得更高,它天然地要求我们要把广泛和凝练结合在一起,于是我们的写作这样展开了:我们既写渔夫看到的河的激流,也要写坐在山头看到的河的蜿蜒东去,我们要写一条立体、完整的河。

站在这样的“全景”视角上,看到的東西的确挺多也挺特别的,会产生一些对“中国复杂”的理解。我承认,“全景”也有局限,它有时会带着我们掉入对复杂角度的刻意追求,造成写一些文章时会有类似之感。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尽可能广泛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,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,力争让文章常写常新。

(三)

环球时报社评的一大特点,是我们经常触碰“敏感话题”。有人说我们“胆大”,其实所有人的胆子都差不多大,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这些“敏感话题”,或者说,它们是否真的“很敏感”。通常来说,一个话题之所以敏感,大概是因为这个话题用以往的报道和评论方式不太好说,或者无法说透,会对公众造成误导。比如人权话题,一直有两套话语,一套是西方的话语,跟着这种话语跑,媒体就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。另一套话语是中国官方的声明语言,它很严正、标准,但由于是官方语言,话语总量有限,很难展开,无法为大量日常的文章提供充分材料。由于西方对中国官方表述已经很熟悉,用它们作为媒体评论的骨干部分也很难收到效果。为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,我们尝试跳出官方话语体系,采取说“大实话”的方式,表达中国主流社会的观点,传达民间的态度,从而逐渐做到在“敏感事件”发生的第一时间撰写社评,用发声,而不是沉默的方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

在谷歌事件、朝韩冲突事件、诺贝尔和平奖事件、中东“革命”、中国“茉莉花革命”,以及艾未未事件中,我们都做到了第一时间撰写社评。这些社评不少是当时中国媒体上唯一的评论,因此很“抢眼”,有的还引起争议。但我们认为,这些评论有多“正确”或“不正确”,今天的人无法对它下结论。现在能够说的是,这些评论大多是中国主流社会藏在心里一直没有公开说的话,能把它们写出来,公开发表,不管我们写得是否准确,都算得上是一点“突破”,也是在中国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大潮中,我们做了一份自己的微薄贡献。

环球时报社评开始写的都是国际评论,由于围绕着发展模式,中国与西方不断发生摩擦,中国互联网上就这一问题的争议也逐渐升温,我们把一部分社评的题目给了这一领域。这并非我们刻意做的,而是由于环球时报的报道领域正被这个时代强迫着不断扩大,我们无法回避以前我们可以轻松绕开的话题,我们只能面对它们。

触及各类“敏感话题”,使我们在国内媒体中逐渐显得有点与众不同

同,加上所有社评中英文版同时刊登,国际上对环球时报社评的关注度迅速增高,每周世界媒体都对环球时报的报道做大量转引,其中对环球时报社评的转引率最高。这让我们在难免有些欣喜的同时,也感到压力,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写出荒谬的东西,会在多大范围内引起世界舆论的误解。这样的压力转化成了我们更加严谨工作的动力。

(四)

说真话,不仅要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从多个角度看问题,还要求我们在行文中避免假话和空话,使每一句话都对应现实,也对应我们自己的心灵。我们的原则是,社评的每一句话,既要有前后的逻辑,又要和现实相对应。所以写一两句话,我就问编辑一句:是这样吗?你同意吗?我们非常警惕不要按照逻辑一直陈述下去,因为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一句陈述在上下文中很合理,但和现实一对照,就会发现这句话“飞了起来”,脱离了实际。另外,开始时我们发现很容易说一些逻辑上看似正确,但却不是我们真心想说的话。比如,有一次写下“一个团结、强大的欧盟符合中国的利益”,回过头来问自己,这是我们的真心话吗?它更像是官员们说的外交辞令,那么还是让外交官去说吧。

由于所有文章都是仓促之作,初稿一般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写成,每天晚上我要看环球时报的几个重要版面,因此细磨社评的时间很少,只能利用零头碎脑的“小时间”。因此要非常感谢前文所述的阵容豪华的“第一读者群”。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后,我们会根据这些意见修正文章的观点,如果还有时间,我就会在文字上磨一磨,争取想出来一两个形象、贴切的比喻,增加文章的“文眼”,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让自己满意。

回过头来看这些社评,我们发现有的文章还是有雷同之处,比如,“视距”、“不确定性”这两个词都不只在一篇文章中用过,“复杂”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尤其高。这表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仍远远不够丰富。另外,不同的文章之间也有观点不一致的、甚至看上去像是相反的情况。这有两个原因,一是不同文章的侧重点不同,二是我们的思想确有困惑、矛盾之处。我想,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,这种困惑和矛盾或许是整个中国的真

实思想状态,犹豫和坚定同时存在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和选择中。那些看上去永远“很坚定”,永远“特别左”或者“特别右”的人,或者是为了某种利益装出来的,或者是一些偏激者。

(五)

环球时报的社评引来一些好评和鼓励,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谩骂。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写了别人不去碰的东西,在一些人希望我们沉默的时候,我们没有那样做。尽管我们自己努力保持视角的多样化,让文章远离偏激,但一些人对我们的批评态度是已经预设好了的,与我们的文章是否做到了“平衡”没什么关系。

我想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。现在的舆论环境很不适合思想争论,一争论就变成尖锐对立,很多人用口号代替争论,试图一说话就压倒对方。不仅网民这样,一些知识精英也有这种倾向,大家往往把价值判断放在求真之上,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这样被打折了。

不管别人怎么看,我们把求真作为写社评的第一原则。这个真一是与现实的对应,二是与人心的对应。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,我们把代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,有时所有人都对我们的社评不完全满意,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远离了公共意见,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意见,我们在寻找社会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环球时报的社评,有一部分是批评美国或西方国家,也有在具体冲突中批评日本和韩国的。国内外都有人就批评我们“民族主义”,但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色彩很强的词汇,并无助于对环球时报新闻业务的客观分析。其实环球时报同日本、韩国以及美国外交当局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我本人这两年曾受邀率环球时报采访团赴日本、韩国访问,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和很细致的采访配合。对方对我们回国后所写文章的客观性给予很高评价。外国媒体这两年与环球时报接触很多,很多驻华大使造访环球时报,他们虽与我们存在意见分歧,但都同意我的这样一个总结:环球时报真实反映了中国民间在一些对外敏感问题上的态度,这可以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判,这种实事求是的表达对中外发展可持续的关系是有益

的。

总的来说,环球时报设社评栏目仅2年,我本人长期做一线记者,堪称写评论的新手,和我一起写社评的几位同志都很年轻,大家只能摸索着干。我深知,出一些差错是我们很难避免的,但好在社会比过去宽容多了,我们修正错误的机会,总是比犯错误的机会更多。所以,这次结集出版环球时报社评集,我们也没有对当时发表的原文做任何改动,就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吧。这是我们的一段经历,也是这个国家这一年多极不寻常经历的一段原声记录。

2011年4月

《真话中国：环球时报社评》再序

微博时代的环球时报社评

胡锡进

《环球时报》新的社评集出版，我期待社会的批评和接纳。

2011年2月份我开了微博，这次重新结集出版的社评，很多都是在那之后写成的。微博上的互动像是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看到了中国最活跃、也最复杂的一些部位。这些信息经常很强烈，对我和同事们观察、思考世界的角度会产生一定影响。

《环球时报》社评触及国内话题的时候越来越多，与我每天上微博不能说没有关系。我本人经常把社评的内容摘几句放到微博上，或者以一条微博为基础，将它扩展成一篇社评。《环球时报》与互联网舆论场扭得很紧，微博是个重要原因。

《环球时报》社评同我的微博因此形成了较大程度的一致性。然而，我们不会让自己的工作被微博主导，尤其是，我们不会为了在微博上获得大量转发和好评，就刻意设计社评的话题和写作方向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种关系是反过来的。微博的内容服从社评，即使那条微博受冷落，或者受到一些网民的批评。

我对《环球时报》社评受到大多数读者的欢迎很有信心。事实上，最近两年社评已经成了《环球时报》新的核心竞争力，社评吸引的关注开始与《环球时报》头版的内容并驾齐驱，社会上的大量反馈都是关于《环球时报》社评的，外电转引《环球时报》的内容，有相当一部分是摘引我们的社评，从影响力的角度看，《环球时报》社评已经成功。

就社评的内容来说，我也很有信心。我本人是《环球时报》社评的主

笔,但每一篇社评都吸纳了中国一流专家学者的意见,有《环球时报》团队的精心操作,很极端、荒谬的观点不可能走进《环球时报》社评。在很多时候,我们的社评反映了社会主流情绪及各种其他情绪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微博上有人攻击我和《环球时报》“自相矛盾”,是“墙头草”。我在微博上的自定义就是“复杂中国的报道者”,“报道多元世界,解读复杂中国”写在每天《环球时报》的报头下面。我想说,矛盾性是认识今日中国的基础。我不认为一些人只选择批评或只选择赞扬这个国家是不可以的,但我认为他们那样做肯定是不全面的。他们那样做有他们的道理,但我们揭示中国真实的复杂性,这样做的道德理由和依据至少不比他们那样更少。

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在分裂,能不能这样下结论另说,但舆论的分裂的确相当明显。在这种情况下,《环球时报》的社评总是触及尖锐问题,反过来这些社评引起争议就十分自然了。我们并不愿意坐到被争议的风口浪尖上,但如果我们说自己的真心话,并且把实事求是放在写作社评的首要原则上,还是会引起一些争议的话,那也只能随它去了。

最近一两年,国内新闻的受关注度持续上升,国际新闻影响力下降。这是中国国内新闻越来越开放的必然结果。然而中国所处的国际竞争大环境没有变,其严峻性反而越来越紧迫。中国国内的事态环境与世界大格局只能越来越息息相关。这要求中国公众在沉浸于身边事的同时,一定要有抬起头来的时间和兴趣,“重新”看这个世界。否则我们好像把国内的事情越掰越清楚,实际上我们却可能在陷入大的迷失。

站在世界第二位置上的中国,未来的战略环境有可能变得很凶险。这些凶险将通过互联网及各种渠道“润物细无声”般融化在中国社会最较劲的那些节点上。《环球时报》首先要原汁原味地呈现世界的复杂和各种战略雄心之间的竞争,我们还试图抚着自己的良心,以自己未必全面的见识,对这场关涉中华民族命运的复杂博弈,做力所能及的疏理。

我相信中国的前进是由合力推动的。希望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,回放舆论的交响乐时,其中有《环球时报》的那声呐喊。我总是对同事们说:让我们与中国崛起共荣辱。

2012年8月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/ 内地是香港拉拉队，也是风雨同舟者
- 003 / 韩国不应助美日挤压中国
- 005 / 中国在南海是被蚊子骚扰的“被动”
- 007 / 希望什邡吃的这一堑是最后一堑
- 009 / 什邡事件应当依法善后
- 011 / 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
- 013 / 新疆的整体稳定是可控和可靠的
- 015 / 微博“约架”是网络知识分子的耻辱
- 017 / 反制日本需要抗议之外的更多行动
- 019 / 东盟在南海的作用只能是劝和
- 021 / 严控“三公”是廉政建设的关键一役
- 023 / 越南给美国当“带路党”早晚吃亏
- 025 / 中国吓不住日本，日本更吓不住中国
- 027 / 中非合作越繁荣，越能包容问题
- 029 / 梵蒂冈应汲取贪恋权力的历史教训
- 031 / 既保护家庭，也不伤计生国策
- 033 / 中国经济真正拉开调结构帷幕
- 035 / 周边一些挑衅者堪称自取其辱
- 037 / 日本莫引导东亚民意大对抗
- 039 / 俄不应该对中国渔船用枪炮
- 041 / 在法律与道德间保持清醒和平衡
- 043 / 叙局势更紧迫，中国无需改变立场
- 045 / 菲律宾不值得中国集中精力琢磨它
- 047 / 有战略胸怀，就会对非洲刮目相看